



浪女情俠

柳殘陽 著

浪 女 情 俠

柳殘陽 著

(下冊)

甘肅民族出版社

(甘)新登字第 02 号

责任编辑:德 仁

浪女情侠

柳茂阳

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)

定西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4 字数 496,000
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10,000

ISBN 7-5421-0294-X/I·57 全套定价:15.80 元

浪女情俠

内 容 简 介

江湖上群雄纷起，武林中强手如云，南有南派，北有北帮。金家堡、雷池庄、百灵庄、穷家帮、霸王宫各名嘈一时，堪称武林之中佼佼者。在这武林中有行正义之师、精进艺高的英雄好汉；亦有奸宄、枭雄与道义南辕北辙，为了霸主席位，引起群雄纷争，故事情节跌宕起伏，险象环生，引人惊叹。人物独具思想品貌，栩栩如生，强中自有强中手。爱情述写出于常理，缺之不可，繁则太俗，典雅有致。文字雅中含俗，俗中藏雅，优美生动。君得斯书，定如深山探宝，必有所得。

目 录

第十五章	桃花宫中出淫娃.....	(596)
第十六章	茅舍无灯凭月照.....	(560)
第十七章	色不迷人人自迷.....	(589)
第十八章	自古英雄出少年.....	(621)
第十九章	小侠身陷脂粉阵.....	(650)
第二十章	一缕相思梦魂牵.....	(683)
第二十一章	情剑挑翻霸王宫.....	(711)

第十五章 桃花宫中出淫娃

灯曳，漏残。斗转，星移。

孟大虎心悬大哥的安危，乘着夜黑，施展绝顶轻功，宛如流星赶月，径向‘高升客栈’飞奔而去。

奔走中，耳里隐隐传来：“世道式微积习深，人间无处不迷金。天鉴有测世人意，照得人心墨样心。”

孟大虎耳目尖锐，虽是急行间，声音隐约，但仍可听得一清二楚，不由暗叹了一口气，茫茫江湖，人心险恶，你争我夺，为的是酒、色、财、气。

这时，孟大虎无暇追究何人所发，埋头急赶，路过一道高墙，庭院深深，只见一丝昏黄的灯光，从门窗缝中射出，倏听从高楼中传来：“东风急，惜别花时手频执，罗帏愁煞人！马嘶残雨春芜湿，倚马立。寄语薄情郎，粉香和泪泣！”歌声凄切，令人不忍卒听。

孟大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道：“还不是为情所苦。”

不知不觉，孟大虎一头撞进了“高升客栈”。

店东与伙计们都是一肚子鬼胎，神色不自然的伺候着。一问老人和大哥还没有来。

孟大虎表示要休息，别打扰就关上了门。

他一面收拾行囊，一面思潮汹涌，思忖着所发生的事，种种切切，使他困惑、惊疑、愤怒兼而有之。

他以为老人会带着大哥随后赶回，折腾了半天，一坐下，

便有困倦感直涌上全身。

孟大虎暗道：“我平时难得有此现象，莫非今天消耗功力太多所致。”

他倏地立现，他无意中发现灯蕊如豆大火焰上，在冒着淡淡烟气。

同时，他鼻中闻着一缕淡得若有若无的腥香气味。

孟大虎微一屈指轻弹，灯火立熄。就在这时，他骤然感到手指，掌心都在发麻。孟大虎大吃一惊，试一运气行功，便感到血脉间有拥滞之感。这是中了奇毒的现象。

孟大虎略一思忖，便闪身出窗，悄然飘坠在墙角暗隅，就地跌坐下来，潜运玄功，自行逼毒。

他知道，由灯火中冒出的淡烟有鬼！连他的行囊用物上也有鬼——都是被人布下了无色无形的奇毒所致。

显然，有人把他恨切入骨，立意把他除掉，鉴于他功力高强，明里交手，没有胜算，只好来个暗箭难防，实行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。可能大哥的房中，也是如此。

他当然不能再去接触行囊物件，只有放弃了，好在除了换洗的衣服及几本随身书籍外，别无可惜之物。

他不愿就此离去，一则恐钟离老人带了大哥回来，再遭覆辙，二则他想来个守株待兔，对手既然对他处心积虑，埋下陷阱，可能会派人前来窥查结果，或来捡个现成，把他劫走。

他一施展师门心法，果然妙用无比。

不过一顿饭时候，他全身汗出如雨，双臂齐肘以下，热如炽炭，出的汗，皆是墨汗般黑——所中之毒，全被他逼出体外，化成黑汗了。

有动静了！极细微到不可办的破风声息，传到了围墙之外，距孟大虎所跌坐之处，约五六丈远。也即是围墙外的暗巷中，如非孟大虎的“聚蚊成雷”功力，几乎无法听出些动静，可见来人轻身功夫的高明。

他听到了有人悄声近于耳语：“该差不多了吧？”另一个悄声回答：“再待一会儿！”

“你是被小鬼吓破胆了？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才不……在乎这小鬼呢！”

“那么，你先上好了。”

“上就上，瞧我的……”

“慢着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别充壳子，以为可以瞎猫碰到死老鼠，捡个现成儿”

“你是一朝被蛇咬，三年怕井绳！”

“你方才可问清楚了？”

“我以客人下栈身份要住楼上上房——”

“别废话！”

“伙计说已被包了，我就给那小子一锭小元宝，说要来看望那姓年的、姓孟的两个小子，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、伙计就说孟小子刚才回来，年小子还没回来……”

“姓年的小子既然中了老展的毒爪儿，是进土半截了啦，孟小子既已回来了，方才咱们在那边已看到房中点了“亮子”（灯）“当然就只等咱伸手擒来了！”

“不过，亮子熄得太快，这小子功力很高，是否有个万一？”

“笑话，花仙姬的酥骨散，一入鼻，就会骨软筋酥，提不

起真气，加上洒遍了透骨麻药，这小子做梦也想不到的，早已在床上挣命哩。”

“还是再等一会的好。”

“老单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咱的意思，是可能会等到钟离老鬼也上钩，来个照单全收，岂不省事多了。”

“倒也不错，你估计得不差么？”

“有个八成。”

“能将功折罪最好，今儿咱们差点买花没买盆——栽到家啦。”

“也难怪主公震怒，实在，大出咱们估计之外，说来，全是被姓孟的小子坏了大事！”

“也真奇怪，这小子真有几手，他一再冒充金字一号，竟连主公和梅姑娘也被他瞒过了。”

“听说梅姑娘也吃瘪在这小子手下？”

“大约差不多，你想，连大鼻子老巴和花不溜丢的仙姬都是栽得好不莫名其妙的……”

“听说大鼻子几乎气死，花不溜丢也有得罪受的……”

“确是咱们的奇耻大辱，八十老娘倒绷孩儿，仍会栽在这臭小儿手上！不过，花不溜丢最多也不过挨一顿排头臭骂罢了，主公不会对她下手的。”

“她误了事，犯了重规，主公不会偏袒她的！”

“你又傻了，忘了她是主公最宠爱的人？”

“主公一向执法严正的——”

“是么？可惜她‘少了一点’，占了大便宜，咱们不该‘多了一点’，就只有受鸟气了！”

悄笑了一下，轻声又起：“老单，你好会耍贫嘴！”

“奶奶的熊，这个骚娘儿可能被主公大大发一顿火气，‘了’得她娇啼婉转，要死要活！”

“老单，你真是狗嘴长不出象牙，不久前，差点死在小娘鱼肚皮上，又口花花了！”

“这叫做‘做鬼也风流’，唉！咱们在刀头上舐血，过这个日子，也只有这种快活。”

“小心主公来个‘二罪同罚’下。”

“别唬人啦……噢，差不多了，别再穷泡啦，该办正事儿了。”

“不等钟离老鬼了？”

“孟小子最要紧，先把她弄下来再说，免得老是七上八下吊着心。”

“好，你先上，咱观风！”

方才不是你急着先上嘛？”

“老单，你的轻活儿比咱行……”

“又不是要和小子‘开片’，和轻活儿有啥关系？”

“当然有关系，如有个九千九百九十九，你的脚长……”

“扯蛋，好吧，瞧咱的。”

“的”字未罢，人已腾空如巨鹰展翅，捷逾鬼魅，真不愧神行之名，天下第一腿之誉。

孟大虎是大行家，他听得分明也看得清楚。

神行单超是施展“黄鹄摩云”，再化“八步登空”身法，在将及楼上窗口丈许时，却又巧变“黄莺渡柳”式，悄无声息地落在窗槛顶端。

真个是轻如片羽随风，点尘不惊，以孟大虎的功力，也

因距离十丈之外，没有一点声音。

单超只凭一口真气，横空近十丈高远，连变三种轻功花样，姿势之美妙，变化之自然，一气呵成，连孟大虎也暗暗心折。

人名树影，决非是幸致，难怪高九鼎等八人之所以江湖上尊号为“神”，确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。

孟大虎心中明白，神行单超和另一个同党所以先是小心，乃慑于他孟大虎之威。

继而随便瞎扯胡聊，是以为他们的巧妙布置，他孟大虎决难幸免。

也正因有所恃，就没有再注意搜查附近，根本没有任何巡风行动，这就是吃定了的心情下才可如此不当一回事。

至于单超与同党互相推诿，那也只是一种做贼心虚的正常反应。

现在，神行单超已经抱着“手到擒来”的心情上了楼。

他落脚窗顶，而不敢贸然穿窗直入者，因为心有余惧也。

孟大虎也不禁有点飘飘然感到自豪。

他本想剑及履及，来个闪电出手，先制住单超的那个同党，再对付单超——能够生擒八神之一时，大有借君之口，来个贼口亲供的价值。

但是，一个“深入追踪”的念头，使他没有动。

只见神行单超凝重地侧耳贴壁，作倾听状。

是在探听房中的动静了。

孟大虎忖道：“倒要看你到底有多大道行？能变出什么把戏？”

神行单超，足足在窗顶上，以“一发千钧”的至高轻功

呆了一盏茶时候，似惊疑不定的有点莫名其妙，竟比着手势，鬼书符一样乱比着，面也转向围墙一隅。

孟大虎明知在对同党以手势表白他的意思，与说明房中没有人的意思。

倏地，打从那边墙隅中涌起一团人影，面对着单超，也在此比手划脚。

孟大虎差点忍不住要笑了。因为，下面的是示意单超快进房去抓人，挟起就走！上面的单超呢，则是又摇头，又摇手。就在他们两个，好像哑巴打手势，表示彼此意见不同而又以为是的时候——单超倏地双手向下一按，表示不要再打手势了，或表示停止。

孟大虎已听出了有夜行人的破风声息。

神行单超径自一式“星垂平野”之势，再化“雁落寒塘”，凌空飘坠那团人影身边。

两人一会合，就彼此低声促语起来。

破风声息已越来越近了，眨眼间，又是两条人影，以闪电的快速由两面越墙而入，轻轻一拍掌——

单超和身边的同党，立即转身迎上去，也是轻击掌。

四人一碰头，就听到方才刚现身的人冷声开口：“怎么了？还不快赶回去！”

单超促声道：“好邪门，好小子竟不在房里了。”

“难道他是鬼？”

“真的，也差不多！”

“呸！不怪自己太窝囊，满口胡言！”

听口气，来人的身份，似乎比神行单超还要高一等？不然，不可能会有对单超呵斥而又似挖苦，嘲弄的口气。

这一点，使孟大虎心中涌起一个意念，假定他们这一个阴谋组织，以那个蒙面人为首的话，那么，以三仙和八神在雷池庄的一流地位，在这个组织是属于第几等的身份呢？

依照常理推断，必然是更高过于他们在雷池庄的地位与优越条件，才是可使他们乐于为新主子出力卖命。

但是，看这种情况，比三仙、八神更高高在上的人不少，以此类推，如果这个组织是以武功为资格高下而论的话，那就使人咋舌难言了。

因此，更使孟大虎产生了一种打入这个组织内部，查个水落石出的强烈念头与决心。

他一面凝神倾听，一面凝聚目力，仔细注视对方四人特别注意刚刚抵达的两个人。

遗憾的，是那两个人都是全身被包裹在一件黑色的长衫里，连头包住，看不出面目特徵与年岁老少来，只可由他们开的声音、语气去推测。

只听神行单超压低声音道：“请二位护座垂鉴，除非孟小子潜藏别处，或已暗中遁走了，楼房中绝对没有人！”

又是那个高大的黑衣人哼了一声，透出使人心跳的冷酷：“你们二个，为何老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？”

单超躬身说道：“咱知罪，孟小子是出名的鬼，主上真真先见之明，请问二位护座高见？该如何处理？”

方才与神行单超在一起的那个人也躬身道：“听凭护座裁处。”

高大的黑衣人挥手，有力地低喝：“你两个分头仔细搜查一下，一有发现立即扬声，本座和卜护座上楼看一下，顺便问一下栈中的人，本座不相信姓孟的小子能够未卜先知。上

天入地。”

单超和另一人应声向左右掠开身形。

高大的黑衣人和另一个矮胖的黑衣人已弹身而起，手拉手，升空二丈许，双双空中一蹬脚，横空七八丈，倏地分开，一个侧身化为“紫燕穿帘”，射入孟大虎所住的房里。

矮胖的黑衣人再次振臂、曲腰，直上高升栈的屋上，再一晃肩，就消失在屋脊后面。

孟大虎心中一凛，忖道：“这是武林中罕见的“平步青云”身法，这两个无疑的功力比神行单超还高半等，确实不可小觑。”

孟大虎略一思忖，便知那个矮胖的黑衣人是去查看楼上后面两间上房。

一侧顾，破风声疾，一条人影，由他三丈外掠过围墙，到了墙外暗巷。

孟大虎暗道：“这厮眼大无光，连咫尺之间，也没有发现我？”

他已看出是和单超同来的那一个，却不知是谁？”

孟大虎刚想长身立起，猛瞥见高大的黑衣人已由他房中一闪而出，竟自绕向客栈正门去了。

孟大虎知道这人是要向栈里伙计询问情况。

他略一思索，便自越墙闪进暗巷。

只见十几丈外，那条人影正在幽灵似的东张西望，好像孟大虎就藏在他身边似的。

孟大虎存心逗弄他，故意随手抓起一块拳大的石头，一扬手，打向他左手七八丈外的暗影里。

好笑！那条人影如受惊的兔子，整个跳了起来，边即倒

纵二丈许，颤声喝道：“谁……好小子哇……”

说时，一双眼，直向石头落地之处直瞪着。

孟大虎如法炮制，又一扬手，这次是一块土块，用暗劲打出。

土块射到那人头顶丈许，突然自行松散，如同下雨。

那人似已发觉有警，刚一仰面，正好碎如豆大的土屑直洒下来。

那人一弓身，向前窜出二丈许，大约发觉他自己正是窜向方才落石声响的那边，霍地旋身，又一连退了几步。

孟大虎就是要看他这种“杯弓蛇影”，草木皆兵的张惶失措，一声不响，手连扬，一连五块碎石，一把碎土，打向对方之处左右，及头顶上空。

“有鬼——”那人尖锐地脱口怪叫，黑夜中听来，特别有恐怖感。只见他抹头就溜，没命般就向围墙上窜。

孟大虎忍住笑，那容得他脱身？早已如影随形，紧蹑在他背后，先向此人脑后喷了一口气，再凌空疾伸拿云手，一把抓住了此人的后领，两指扣住对方的脖子，一同下坠。

这人大约以为真的遇到了鬼？魂飞魄散之下，全身软瘫下来，没有半点挣扎，实在也无他挣扎的余地，被孟大虎落地时随手一推，一把撞向围墙上，再仆倒。

孟大虎一闪身，便掠入七八丈外的一片树荫下。

只听一声断喝：“九号怎么鬼叫？”

声到，人到，一条人影，划空七八丈，连晃两晃，已经由二十多丈外电射而到。

孟大虎已听出正是神行单超闻声赶到，同时，打由高升棧的后楼上房射出一条黑影，正是那个矮胖黑衣人，也是纵

身向这边横空飞坠。

此人一声不响的，人一落地，不径自地察看同党，却是目光灼灼，不住闪烁扫视着周遭冷静得出奇。

神行单超已经把九号扶起，正在低头察看九号的情况。

矮胖黑衣人倏地一个飞身，向孟大虎隐身之处窜来。

孟大虎是匿身在一株合抱老槐树之下，一瞥见矮胖黑衣人身形动处，孟大虎就悄然地贴向了另一边去。

矮胖黑衣人好不狡诈，突扬劲叱：“小子那里去？还不给老夫滚出来！”

孟大虎先是一惊，以为已被对方发现了行踪。

可是，这矮胖黑衣人，一面发话，人却落在孟大虎背后的二丈外，双掌当胸，好像斗鸡待扑，而却是直向林中深处，分明是无的放矢，虚声恐吓。

孟大虎暗暗好笑，此时，他如果突袭对方，十拿九稳，但是，他沉得住气。

矮胖黑衣人本是怀疑，孟大虎藏身在这一带林子里，想把孟大虎逼出来，但是，他失望了，哼了一声：“好小子，你逃得了么？”

人已一步一步向前移动，不时转动着碧焰焰的眼光，四面扫视。

孟大虎知道这位护座虽然功力犹比神行单超等高过一等，也是对他怀有戒惧，所以，如临大敌，步步为营。

孟大虎把这班鬼魅伎俩的人恨透了，八口之家被杀的惨象在他脑中萦回不已，加之他想来个一网打尽，以便多了解这班人的情况，所以迟迟不动。

矮胖黑衣人自说自话了两回，毫无反应，等于空口说狠

话，挂不住脸啦，霍地旋身哼哼着：“还怕这小伙子上天入地么？”

只听林外单超沉声道：“九号挂彩不轻，又似被点了偏穴？请护座示下！”

矮胖黑衣人冷峻地道：“这厮太稀松了，死了活该！主公会差你们两人来，真是气数。”

单超碰了钉子，被抹了一鼻子灰，却不敢怎样，只是扶着半死人的九号发呆。

矮胖黑衣人又问：“八号，你可查出他究竟中了那一种手法？”

单超窘笑着：“惭愧……”

矮胖黑衣断喝：“把他的情况告诉本座。”

单超应声说道：“九号的面颊青肿破皮，有撞在墙上的现象，颈后有二处紫瘀，似系为人由背后突袭所致……”

矮胖黑衣人哼了一声：“你怎么连话也不能说？你连哑穴也解不了？”

单超悚然道：“说来就是这点邪门，咱已试过六处穴道，皆无反应，九号口张得好大，招子张开而呆定，好像是突然受到了极大惊吓！”

却被一声冷笑打断：“亏你好意思说，九号大约是碰到鬼了，他方才不是鬼叫什么‘有鬼’么？”

单超打了个冷战，噢噢着：“是嘛……”一面东张西望起来。

孟大虎已看到正是那个高大的黑衣人由高升棧那边飞驰而来，随着“有鬼么”三字落处，人已飘落单超身前。

矮胖黑衣人发了话！“朱护座，可有线索？”

高大黑衣人阴笑道：“我已问过了，孟小子确已上楼入房。